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  
 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  
 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 卷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  
 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  
 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夫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以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刑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矣悉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0 1 2 3 4 5 6 7 8 9 2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三

屏石戴璟著

叔度汪汪若千頃波

郭泰謂黃憲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  
不濁說者以為泰之言以贊憲也自愚言之昔曾子論夫子之道  
曰江漢以濯之言江漢水多濯之潔也今也澄之不清  
滄之不濁則是魚清濁而有之其道之駁雜而不純可  
見矣其褒之正以貶之歟至范曄謂淺深莫臻其分清  
濁莫議其方亦此意也

李固為世大儒

愚讀孔子儒行篇而知大儒不易得也蓋大儒之道忠  
義足以輔君識見足以處事剛介足以立身才猷足以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三



斷國屈原有忠義矣而失之怨陳平有識見矣而失之  
詭汲黯有剛介矣而失之慙蕭望之有才猷矣而失之  
踈此皆有儒之風而不足於儒之道故奸軌弄權君德  
濁亂其何以建立事業經緯乾坤耶李固好學從師庶  
幾大儒之孝也正色立朝庶幾大儒之忠也然自愚觀  
之梁商以椒房之親今妄就其辭而甘為梁氏賓客方  
其奏記不用可去矣而復依違其間枉已安可以直人  
乎且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固身為宰輔明知梁冀  
躬弑質帝而赫然發憤為天下討罪人顧推及侍醫舉  
動迂緩使吞舟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可謂細之細矣然  
則安用彼相乎卒之固不能誅梁冀而冀反得以害國愚  
嘗謂忠介有餘而才識不足諄明之俗儒可也而何大儒

之有

程輔請修學校

學校所以風化斯人之具也三代盛時庠序遍閭巷而  
上之君又躬行德化以漸磨之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也奈何安帝薄於藝文學舍鞠圃而不脩博士倚席而  
不講然則光武起大學明帝革辟雍之制不幾於掃地  
耶程子超之諫蓋深感世變而規之以祖宗之成規也  
然輔徒知學校之當脩矣而豈知上之所教下之所學  
果何道哉考史輔四世傳詩而好老子尤善星緯夫老  
子六經之罪人也輔好老子而勸君興學何以倡率斯  
人耶且當時宦官弄政外戚專權輔上疏切諫書奏不  
省亦可去矣而復出守酒泉遷將作大匠不幾貪位乎



曾未幾何權貴共誣交通屬托減死歸家亦可羞矣豈  
聖賢用舍行藏之義耶或曰黼雖不知出處之義然自  
是開拓學舍學者為黼立碑刻於學則黼亦有助於學  
校也嗚呼學校興矣而三萬餘生倡為浮議激成黨錮  
之禍而國亦因之以亡豈非黼之不能擇術以為立教  
之具耶

### 穎川四長

穎川四長曰荀淑韓韶鍾皓陳寔皆以德政稱此所以  
見美於當時也自愚觀之四子之可取者不在於及人  
之惠而在於處己之清也何也桓帝即位之初梁冀以  
權彘秉政陷害忠良此君子正括囊儉德之日也荀李  
和雖相朗陵以神君稱即棄官歸養閑居養志鍾季明

雖辟司徒府即投劾而去允辟不就陳仲弓初雖坐黨  
人之列後屢徵不起閉門懸車守節中待終之志皆好  
遜不汙者矣韓仲黃長活溝壑之人甘含笑伏罪此其  
志操固亦不凡史雖不載隱逸之迹吾意當時泰山賊  
公孫舉偽號守令不能破散仲黃下車賊相戒不入境  
則必其素行之高聳動天下也又豈役役於勢利乾沒  
不已者乎就四子而論之李膺之論荀鍾也曰荀君清  
識可尚鍾君至德可師雖未必盡然殆近之矣若陳仲  
弓送張讓父之喪胡寅以為令見惡人避外之義予竊  
惑焉夫孔子見陽貨非欲見之也瞰其亡而見之偶遇  
于塗而與之言耳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豈有不涅  
吾之白磷吾之堅者乎仲弓所處自任太高而其流弊



不免有同流合汙之誦夫豈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道哉  
或曰叔有子八人有八龍之號是有子二人有難兄難  
弟之名非有賢父而能有賢子耶愚曰叔之孫曰或為  
魏參軍後世以為不忠不智是之孫曰群為魏司空當  
時以為公慙卿卿慙長夫魏乃篡逆之人也而為之臣  
不肖子孫覆家聲殆是也又何足誇耶

### 鄭衆不拜單于

按春秋宣公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譏壅君命也  
夫君命且不可壅况可辱君命乎文公八年宋人殺其  
司馬公子邠也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焉貴之也漢明帝  
特鄭仲師持節使匈奴至虜庭欲令拜仲師不屈單于  
閉守欲脅服之乃拔刀自誓卒全節而歸若衆可謂不

壅君命不辱君命矣然衆能若此者蓋衆從父與受左  
氏春秋精力於學此奉使不屈克光先人之烈也哉夫  
古之奉使不屈者亦少矣若王孫滿之郤問與解揚之  
呼樓車智瑩加禮之婦展喜歸師之對燭之武紆鄭之  
難卻克報齊之仇皆載於左氏傳者也仲師知之故不  
恣持大漢節對禮表獨拜而當時以為蘇武節不是過  
也然則數子豈得專美於前哉抑不特此山陽王荆因  
梁松以繡帛請之衆不往從守人臣無私交之義其言  
曰觸禁犯罪不如死蓋其識見之高有素矣若衆者真  
不負所學者歟

### 驄馬御史

御史為天下耳目之司乃鷹鷂之寄也蓋自周人以御



史掌贊王命秦加以監察之名而漢之委任益重矣苟  
非冰霜志操鐵石肝腸者則胸中耿耿不立而何以砥  
礪乎百僚哉漢主靈帝君德之昏甚矣宦官之橫極矣  
桓公雅為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  
畏驄馬御史則似以公雅為稱職也自愚觀之所乘者  
驄馬所為者立仗馬也何也典為御史七年不調蓋自  
光和五年至中平六年皆公雅為御史之日今考之史  
救黨人之議發於呂強而典未嘗言也斬十常侍之奏  
發於張鈞而典未嘗與也盧植傳變以耿介而被諸何  
不為之辨明劉陶陳耽以忠直而賜死何不為之申救  
崔烈何人而為司徒張讓何功而得侯爵典皆緘口自  
如未聞有袖中彈文以肅清朝政也劉琨有詩曰何意

百鍊剛化作繞指柔其典之謂矣而何驄馬畏避之有  
左雄言吏治

為國莫大乎寧人而莫重乎用賢用賢之道必慎考黜  
以為激勸之方又委任以為責成之地可也故王嘉宋  
浮皆論數易守宰之弊蓋長吏又於其職則威福之路  
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伎損賦歛之原息循理之吏得  
成其化率土之民各率其所矣漢至順帝宦官擅權令  
長月易是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損政傷民莫此為  
甚矣左伯豪有忠公之節者也故上疏請又任有顯效  
者可就增秩其通達治體者乎豈獨一時可行哉夫何  
宦官不使終不能用嗚呼伯豪是時為尚書令矣論吏  
治不之用奏宋熒又不之用然則復何面目居銓曹之



任哉此吾竊有憾於伯豪也

〇左雄限年選舉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夫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潤七氣夾雜而所值參差不齊於是上有上智則自少警悟矣下愚則至死昏亂矣中人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孟子所謂有倍蓰什百千萬之不同蓋以此也用人者但當隨其才器而使之而豈可一律拘耶夫天地間五行參差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也豈人人皆上智哉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大賢則大用小賢則小用亦足以為治矣孔子所謂四十始仕蓋言進德之序如此也豈為人必待四十而後委之官耶左雄徒知四十強仕之說而限年察舉是

不論才德之優劣而先問歲月之淺深也庸愚之夫利於進拔而才俊之士得不傷於淹滯耶其言曰文史試箋奏諸生試章句如顏淵子奇亦不限年也嗚呼自生民以來如顏淵子奇世能幾何人哉得其次者亦可以為用矣是故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羅顯用年幸疆仕曹只誼揚聲亦在弱冠今以聞一知十塞用入之路不亦迂濶耶虞翻稱惟有周公訓成王之風周公致白屋之士握髮吐哺常若不及而為限年之法耶

尚書猶北斗

按尚書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周官司書鄭玄以為若今尚書之職其名創於秦置令丞屬少府自是霍光錄尚



書事而一移於權臣石顯錄尚書事而再移於宦官王鳳錄尚書事而三移於外戚東都以後權歸尚書三公受成而已此李固所謂尚書猶北斗之說也自今觀之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雖謂之北斗可也故古之論尚書莫不慎重其職是故職位明堂遺像麟閣謝眺發於表禮尊三獨事總百揆江揔形於疏萬事之本王化所基晉穆帝頒於詔宜得大賢處議持平桓譚著於論德履星辰北斗寒三台只隔片雲間楊誠齋咏於詩李子堅亦為大尉錄尚書矣果能如北斗否耶今考其發喪之請得處事之正也明經之請盡取士之法也懷陵之制有應變之機也宦官有罪一切罷斥其去邪之決乎清河王蒜請立為嗣其建儲

之公乎種高下獄亡疏申理其議賢之怨乎所謂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固亦近之矣然愚特惜其當質帝被絀之時明知冀謀而失於早斷幾不先發此忠盡可嘉而才識不足也安能如北斗哉

張綱埋輪

嗚呼順帝之時所以濁亂國是恣弄政權者梁冀也冀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公行賂賄敗壞成章是猶人有心腹之疾也其刺史二千石貪汙有罪不過風邪之攻皮膚耳吾觀八使受命之部張文紀為侍御史獨埋輪於維陽都亭劾奏梁冀兄弟無君十二事嗚呼穢惡滿朝而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者也文紀可謂能踐言矣夫冀以兩世椒房之親聲勢烜赫門如沸湯而文紀



獨劾奏之非孫樵所謂望威憲府名重法冠者歟非司  
馬端所謂心馬靡石直也如絃者歟非劉禹錫所謂驚  
鳥得秋氣法星懸大昊者歟然則文紀真不負準繩之  
司紀綱之地矣嗚呼使八使皆知文紀之埋輪則奸兇  
之黨孤而忠直之氣奮順帝雖不肯猶或勃然開悟而  
有踈斥之心梁冀雖大奸猶或悚然震惕而有懲艾之  
勇奈何埋輪者僅一文紀而八使已之部矣自是冀勢  
日以跳梁冀黨日以滋蔓故熾質帝殺杜喬害陳龜戕  
吳樹刺崔琦雖漢之天下而官是梁氏之天下矣雖然綱  
之死人哀之冀之誅人快之董世而下果孰為流芳果  
孰為遺臭耶

張綱以恩信降賊

嘗讀崔寔政論以為  
以為信然及觀張綱  
率降且綱捐館之日  
言之非矣嗚呼向也  
以文辭諭之遂一旦  
石肆侵暴以奪其衣  
之以天地誓之以日  
安得不革面哉抑嘗  
阱之計正如鄧騭使  
歌而賊自散綱至廣  
才無往不利寧可以  
以威明綱之降賊以  
下羽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圍初  
而廣陵太守單車詣壘而群盜相  
而之制服行喪負土成墳始覺其  
以干戈討之積十年而無功今也  
而胥慕何哉人莫不有恒心二千  
良之資此寇盜之所由起也綱約  
乃為之上居宅相田疇錄子弟人  
綱之所以守廣陵者蓋梁冀陷  
天謝長朝歌事相類也然謝至朝  
而盜自降士君子抱大有為之  
一根錯節挫其鋒乎然羽之捕盜  
信此又二人優劣之辨也



跋扈將軍

人君以知人為難。晉帝年方八歲，嘗以跋扈目梁冀為其聰慧，可知矣。當時大臣如李固、杜喬，何不乘此時請下明詔，陳冀過惡，播告中外，勒歸私第，既不能治於前，而治於後，不能正其始，而正其終，則進毒之謀，雖欲發而豈敢哉？夫何子堅叔宋才智不明，而謀畧不早，致使冀得以成弑逆之計，而改色馬鹿易形。二子不臨朝而質帝則天下之目之跋扈矣。於此即承上從萬一事或不濟然忠

年方八歲嘗以跋扈目梁冀為其聰慧可知矣當時大臣如李固杜喬何不乘此時請下明詔陳冀過惡播告中外勒歸私第既不能治於前而正其終則進毒之謀雖欲發而豈敢哉夫何子堅叔宋才智不明而謀畧不早致使冀得以成弑逆之計而改色馬鹿易形二子不臨朝而質帝則天下之目之跋扈矣於此即承上從萬一事或不濟然忠

於下獄而死哉嗚呼此吾深恨二子無應變之才也

荀氏八龍

沒世不稱君子所疾聲聞過情又君子所耻焉左氏曰令名德之興也荀氏曰君子務積於身則貴名起之如日月莊周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甚矣大名之下難居也荀氏何人而有八龍之名哉吾聞之高陽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蓋丁唐虞極治之世真元爵積鍾於是家固其所也自秦漢以降邪氣縱橫大朴破壞而天下無全材矣况以兄弟八人而皆有龍德乎今考荀氏八人曰儉緝靖肅汪爽肅敷要之皆荀季和之子也史謂八子為時人所敬慕則英傑不凡矣然遽以龍目之可乎吾聞之荀氏八龍慈明為首稱故諺川為之語曰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今以慈明言之董卓天下之大賊也慈明就其辟而不耻曹操天下之大姦也其孫或為之臣而不愧然則此八人者不過斗筲之才耳而當時謂之八龍且范康以高陽里稱之豈非遼東白豕之誇也哉自是而後許虔許劭則謂之平輿二龍華歆那原管寧則謂三人為一龍索靖董謂之五龍下粹輩謂之六龍噫是亦荀氏八龍之類也良可哂哉

荀爽喜得御李

李膺漢末偉人故或謂之風情高簡或謂之達忠抗節或謂之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或謂之聰明亮達文武兼資此誠天下模楷李元禮也荀慈明嘗就謁膺喜為其御若知所重者然愚特惜其有好賢之名而無思齊之學耳夫膺疾惡如仇獨持風裁而爽就董卓之召卓之凶暴淫虐乃天下篡逆之賊也在膺則必借尚方劍而爽甘為入幕賓然則向者吉其得御李之心安在耶且爽通春秋論語如鄭玄申屠蚩皆謝疾不詣卓爽已黃髮矣獨至末十旬而取卿相是乃李膺之罪人安在其為御李哉

崔寔政論

崔子真政論大率欲人主專尚威嚴故抑孝文進宣帝說者謂其君柔懦臣姑息故寔祖子產之說以矯一時之極耳嗚呼是何言歟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主慈愛有泰山藏垢之量也義主斷決有秦阿出匣之勢也二者豈可偏廢哉然一以嚴先主



於中則察見淵魚而流於猛隘一以寬先主於中則喪其脊斧而流於無斷人君法天立道蓋亦隨時而措之因人而施之哉故夫崔寔之論施之姦執之人則可施之於小民則不可措之於濁亂之時則可措之於治世則不可范氏史謂寔言當世理亂晁錯不能過噫錯之刻薄寔其似之矣

### 宣帝優於孝文

天道先春夏而後秋冬人君先德教而後刑罰故不侮鰥寡不廢困窮者堯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舜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禹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者湯也大初上帝寵綏四方者武王也帝王之治務在仁厚如此立肯舍德教而尚威嚴哉聖賢道衰申韓以刑名之說翫天下若漢文之恭脩元然以德化民者不多得也彼崔寔謂孝宣優於孝文吾不知所優者何說也寔之言曰文帝寬厚宣帝威嚴故有優劣之辨也不知文帝不竭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故能開四百年之漢宣帝好觀申韓以無罪殺大臣雖枝葉未有害而根本實先撥矣豈可以為優孝文耶

### 達權救敝之理

崔寔謂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自愚言之仲尼於齊桓但有葵丘之會首止之盟見稱於春秋而已晉文則城濮之戰若善矣而以計功利不之許自此之外皆聖門之所羞稱者至於管仲雖曰歎其有仁人之功然亦以器小譏之矣何嘗以數子能尚威嚴而進之



耶究而論之召陵之師本以誓守周室也首止之盟本以定世子也城濮之戰本以攘夷狄也此皆天理之所宜而人情之所安也豈可以為出而威嚴而進之耶然則孔子達權救散之理蓋其尊王賤伯內夏外夷立萬世之權救一時之散其諸如是而已

聖人能與世推移

崔寔謂衰亂之世仲尼羨桓公管仲以為能救時弊此與世推移之意也自愚言之有萬世之常法有一時之微權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盟固非禮矣然能尊周攘夷而免民於左衽則亦聖人之所許也故或優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彼善於此之恕辭也然君臣上下之大防有截其所而每致意於抑揚予奪之間天不變

道亦不變何嘗與世而推移乎論者未可以一端裁之也

文帝以嚴致平

世之論文帝者曰殺淮南繫周勃誅薄昭為刑名之過此崔寔所謂文帝以嚴致平之說也自愚觀之淮南殺宰相薄昭殺漢使皆可誅安在其為刑名之過乎惟周勃繫獄頗失待臣之體然未幾而赦之矣吾觀其賜尉陀璽書賜吳王几杖庶幾乎以德化人之義他如下養老之令除謗誹之刑寬厚仁恕三代以下人主所難能者此所以能成富庶之治也今日文帝以嚴致平不亦誣乎

人主為一過置之坐側



定為文宗世禪雕龍所傳政論善矣然胸中着一嚴字則所行皆趨於嚴於是隘而不弘暴而不詳忍而不仁此申韓之說乃封豕長蛇為天下害而可以為人主之法耶仲長統夫何為者而曰人主當為一通置之坐側夫日新之語敬義之訓吾聞湯武為一通銘之盤書夏戶牖矣顧此申韓之說乃嬴秦所以亡天下者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哉吾觀桓帝貶清河王尋使自殺而兄弟之義薄梁后幽死又殺鄧后而夫婦之情乖殺李雲戮杜衆黨錮諸賢而君臣之好絕此皆隘而不弘暴而不詳忍而不仁者也毋亦政論勸成之歟

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

相帝延熹之時外戚雖已伏辜而宦官日益猖熾如左瑁單超輩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使伊顏化為桀跖生者戚於朝野死者悲於寃宥此王綱不攝諍臣杜口之日也范孟博於此則當隱德避難以待天下之清夫何受黃瓊之碎為清詔使案察冀州史謂其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贓汚守令望風解綬若經綸之才矣然豺狼當道而問狐狸可謂之知務哉滂之意以為左右權豪勢不可去而守令最為親民今虎而冠鶴而軒吾得而澄清之則民亦受一分之賜矣孰知守令貪汚之外皆官官侵漁之暴也若官官不可去則守令安能清乎吾嘗覽之牛馬牛之寢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去之及鼯鼠食



其角貫骨與心而不知也漢宦官之專橫是麤鼠食牛  
角將及骨與心矣彼天下貪汚之吏不過蚊蚋撓膚毛  
也滂計不出此而徒抱澄清天下之志是鼓耳搖尾以  
揮蚊蚋也豈得謂之知務哉逮子伏其死而毋悅其義  
良可悲也

陳蕃薦五處士

按五處士曰徐穉曰姜肱曰袁闕曰常著曰李曇陳仲  
舉以安車徵之方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人未有不形  
馳魄散志變神動也而五處士皆辭召不至將欲排巢  
父拉許由何耶蓋桓帝之時後宮千數不可損矣廐馬  
萬疋不可減矣左右權豪不可去矣李固杜喬既以忠  
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今將呪

誓慄斯嗑啞嚅以事婦人氏將突滑稽如脂如膏以  
潔楹乎五處士其計之熟矣豈寧與黃鵠比翼而不與雞  
鶩爭食寧與騏驎抗軛而不與鴛馬同途也嘗考五處  
士之為人矣肱之救弟曇之孝母穉之弟友皆於大節  
能盡而閑之耕學著之講授皆豪傑之士也其能知卷  
懷之義殆有以哉惜夫陳蕃入危居亂而汲汲以除宦  
官為事卒蹈王甫之害及五處士之不如也

劉寵一錢

男子生桑弧百矢以射天地四方欲有事於天下也方  
其窮居蓬葦感慨世變輒欲得位行道展素志至於秉  
握樞機勢有可為卒渝前節者多矣何也禍福生死之  
際易以迷人非有剛方特立之士安能富貴不淫威武



不屈哉劉祖榮守會稽簡除苛煩專察非法及徵為將  
作大匠有五六叟齎百錢以送而寵選大錢受之若可  
謂循吏矣然愚特惜其有仁厚之德而無剛果之操乎  
何也寵自桓帝時為司空至靈帝時猶居其職得君不  
為不久矣于時鬪人假竊大柄誣陷良善寵獨不可申  
一喙乎易曰解而拇朋至斯孚言大臣當以去邪為職  
也于時何時哉元結有言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  
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  
化為衣裘寵居三公之位而一言不發豈李復圭所謂  
老鳳池邊蹲不去飢鳥其室上繫無聲也且寵以宦官之  
橫不敢言矣彼王肅規之論輸作獨不可申救乎陳蕃  
之諫校獵獨不可懇請乎左瑄之祠老子獨不可阻撓  
乎事之難者處禁而不敢言事之小者亦拙而不能言  
然則安在其為三公哉吾謂劉寵即胡廣之流乃小人  
之中庸者

李郭仙舟

易三百八十四爻每致謹於否泰治亂之間蓋欲君子  
順時而止之也故於坤爻曰含章可貞謂不以章自見  
也於明夷曰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謂不以明白揚也  
夫不以章自見故其章不可虧不以明白揚故其明不  
可損此君子所以全身遠害之方也吾嘗觀之草木焉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蘭可薰故焚之又嘗觀  
之鳥獸焉蚌懷珠而肉剖象美牙而身喪翠飾羽而體  
分是故莊周欲處材與不材之間而居原之露才傷已



不免汨羅之慘也愚讀史見李膺郭泰同舟而濟無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廢書而嘆曰黨錮之禍此其階梯乎夫同此丈夫而顧表暴於人有仙舟之號此固群邪之所側目也安得無後患哉是故與其夫人以成名不若超然高舉以保真也

### 郭林宗何如人

按林宗之為人舉以有道而彼不應勸以出仕而彼不屑為大學生三萬人之冠而無劉陶割切之言為黨錮二百人之列而不指斥曹節王甫之罪范滂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似矣然自愚觀之當桓帝大無道之世正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傲自以幾王侯奈何周旋京師汲汲以誘引士類為務不

有味於韞匱善價之義哉夫國家之計肉食者已慮之又矣泰養食而何預焉于時徐穉亦戒之矣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息泰雖感悟而弗能改也仇香亦言之矣天子設太學豈使人遊談其中耶太雖嗟歎之而卒不能從也且官非御史位非侍中而好臧否人物豈全身之策乎荀子曰論人之言深於矛戟揚子曰言輕則招憂黨錮之禍自此始矣然則郭太何如人乎曰昔人有以有道擬之者過矣太固不得為有道之士也將不為善人乎

### 仇香化陳元為孝子

按循吏傳仇覽一名香為蒲亭長民陳元不孝母詣香告之香到元家為陳孝行喻禍福元卒感悟為孝子而



有鳴鳥哺所生之歌若仇季智可謂盡道德齊禮之道乎自愚言之香之化陳元是也然每有不孝者輒至其家而耳提之其可為常法哉昔管仲謂齊桓公曰民不可暴殺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可舉而示也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害殺不辜也三軍大衆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加之以刑則民知罪矣今仁義之隳夷久矣民無踰乎用是觀之仇香至家而化陳元不若躬行以率之明禮以訓之正刑以禁之乃為正大公平之體也或者以為康誥有言子弗弑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民釋大戾亂乃其速由文王化之以德哉愚則曰元之卒為孝子則非大得罪於國者也其理雖逆其情可矜弗庸殺之姑惟教之亦何不可故康誥亦曰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改在厥邦言民無有導之而不從者也亦豈必以專殺為訓哉香游太學不結游士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則亦庶幾有修德之功者也又豈可以無鷹鷂之志少之耶

李膺振舉朝綱

漢至桓帝宦官之橫甚矣唐衡以私怨而族趙岐家徐璜以求貨而下皇甫規獄蘇康以沒田而論劉祐鉅侯覽以破宅而坐黃浮髡小人之橫行未有甚於此時也李膺獨能破柱捕亡以懲折其桀驁之氣史謂振肅朝綱信矣然于時正如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持膺蓋



不優游田野為儉德避難之計乎若不忍斯世之昏濁  
必欲拯溺救焚則糾率臺諫及百執事請帝御前殿陳  
高光故事凡中常侍參用士人革和熹太后之弊政萬  
或見允俞則宦官之權盡歸朝廷而天下有可治之機  
矣帝或不從而去之亦可也何乃獨持風裁削草  
而不除根其能不延蔓哉大抵君子之去邪固貴有果  
斷奮發之才尤貴於有謹密持重之智膺交陳寔拒焚  
陵御荀爽以簡自居不妄交接其耿介有素矣故陳蕃  
以為伊呂之佐應奉以為檀子之流焉獨惜其英氣太  
過而少藏器待時之德耳安得不遭三木囊頭之禍哉  
易曰壯于頄有凶謂決小人而剛壯見面目也李膺之  
謂矣其凶也固宜

劉寬蒲鞭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仁與義而已矣仁者何凡愷悌  
慈祥易直子諒是也義者何凡剛毅幹固果斷奮發是  
也君子挾大有為之志安可守其一而棄其二哉故一  
於仁則姦宄得以肆而反有以戕吾之愛一於義則殘  
暴得以售而反有以亂吾之法故子大叔曰刑罰以類  
天震曜德教以類天愛育是二者誠不可偏廢也然大  
臣之道與為守令不同故易曰三五同功而異位其柔  
危其剛勝耶謂人君以大臣皆當以剛處之也劉文饒  
為東海相吏民有過蒲鞭示辱吏以循吏稱之似矣至  
為尚書令天下事所當平章者也今忠賢退黜閣寺縱  
橫禍稔蕭牆姦生惟懼此大臣所當長慮却顧而食不



下因寢不安處也夫何依違其間無一言及於蔽替曾  
是以為大臣乎且自延熹八年為尚書令至熹平中為  
太尉首尾八年之中國家之變故多矣殺成瑨錮李膺  
戮陳蕃捕張儉此出門有壘下堂見蠹之日寬於心恐  
乎考史靈帝頗好學藝常令廣講經於此蓋亦苦進規  
諫以開其固蔽而寬未能之焉及被酒睡伏帝問太尉  
醉耶寬以為任大責重憂心如醉夫身為三公任大責重  
信矣果有如醉之憂曷不奮有為之勇以肅清天下耶  
夫牛可假人也名器可假人而不恤乎羨可污我也閹  
人可汙我而不去乎吏民可示辱也姦宄可示辱而不  
誅乎是知文饒有餘於仁而不足於義雖謂之胡廣中  
庸亦可也

皇甫規耻不與黨人

吾讀皇甫規傳而見其髮破卷胡推薦張奐為漢忠臣  
又讀列女傳而見其妻辱罵董卓甘心撲殺為漢節婦  
且規以詩易給授生徒所著賦銘之類凡二十七篇其  
妻善屬文能草書為規答書記時稱其上然則規有文  
武全才能脩身齊家可知矣且其舉賢良則直刺梁冀  
之奸而甘心於下第持將節則絕宦官之求而甘心於  
下獄張鳳愬其冤胡芳愛其才誠范曄所謂「祿不為  
貪而委任不求讓其心不作者矣愚所惜者黨人生亂  
離之秋品評人物私自榜題不過駢首就戮耳知命者  
正當效孔子微服過宋之義也奈何皇甫威明反以不  
得與黨人為耻上書自訟當時雖知而不問然亦幾摩



虎牙者矣嗚呼此豈殺身成仁之事而威明顧耻不與之耶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言欲與相好之人及早避禍也易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言傷而亦切惟速去可以免患也威明通詩易者也何耻不與黨人而昧北門明夷之旨哉

李膺引宦官子弟

李膺下北寺獄甘受黨錮之禍此皆昧於出處之義自貽伊戚也夫當天大亂之秋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而反置之刑辟正所謂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脫之者也膺於此直當從荀爽之諫高蹈丘園以守肥遯之操夫何獨持風裁於頽波橫流之中逮身被縲絏乃引宦官子弟以為脅之則亦鄙矣昔周勃係獄

獄吏教以引公王為証君子羞之狄仁傑係獄判官教狄仁傑引揚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為如此事終不之從張憲係獄樞院使引岳飛還營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若二子可謂守正以俟命矣黨錮之禍雖曰出於宦官然引其子弟以為脅之則亦詭詐之術矣夫豈士君子所為哉嗚呼向引名賢為之黨今引宦官子弟為之黨是雖獲原赦歸田里鄙哉

陳實誅宦官

陳仲舉以宰相之才實游平以元舅之親二人同心戮力以誅刀鋸之賊宜若摧枯然也然卒為宦者所滅一敗狼狽是陳固不能副掃除天下之志而實反協善產一蛇之祥何哉古之為師者歸師勿遏窮寇勿追君子



之於小人於元惡則聲而誅之於醜類則置而遠之則  
大義昭明足以服其心而寒其膽矣夫何一切交夷以  
激朱瑀之怒來共晉之盟此其失一也君子之防小人  
常踈而小人之伺君子常密蓋小人心自知負天下  
之怨而君子不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謀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而疾太嚴則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  
不固謀深而交固則致毒也忿戾不可解矣二公不此  
之慮而曰願取臣章宣示左右得不昧於機事不密而  
害成之戒乎此其失二也夫宦官之橫甚矣必得忠賢  
為爪牙之寄而後可舉事張奐北州人豪今其徵還不  
能棄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以欺  
害用使之合此其失三也然則二公忠義有餘而才識  
不足此所以上貽太后之劫遷下致諸賢之殄滅正蘇  
子由所謂猖狂寡慮終於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也王荆  
公有詩曰可憐實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噫人事  
不盡而歸天命誤矣

顧俊尉及

桓靈之時主昏政繆國命委於閹寺上子羞與為伍故  
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聲名互相題榜蓋以陳  
蕃實武劉淑為三君以君為世之宗也李膺至朱寓以  
人之英而目之為公後郭泰至羊陟以德行引人而目  
之為八顧張儉至檀敷以導人追宗而目之為八及度  
尚及王章以財救人而目之為八尉其名信美矣然竊  
論之凡物之生不願為材木以直先伐井以冽先竭鐸



漢書卷之三十一  
漢明之靈  
以聲先毀燭以明先樂諸君子當內豎橫行之秋與七  
松為友五柳為儕猶恐有靡所止疑云但何往之黨今  
更相膾炙迭為唇齒果何為哉夫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吾自處以麒麟則視人為犬羊吾自處以珠玉則視人  
為瓦礫安得不來鉤黨之捕而陷及拏之誅哉或曰漆  
室亦憂魯矣斐婦亦憂國矣雀食亦憂君矣今朝廷污  
穢諸君子或歷大臣或游大學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也憂之深而慮之遠故以皎皎之行自相榜題使小人  
聞之洗心革面是亦不惡而嚴之微權也嗚呼是何言  
歟國有小人猶人身之有癭也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喉  
是以不可去有不勝其憂而去之則潰裂衣四出而繼之  
以死矣諸君子天姿其維美而學力不足烏足以語此

范滂詣獄

范孟博承鉤黨之捕即自詣獄督郵泣之於前而不去  
縣令縱之於後而弗逃意以為吾死則禍不及衆其視  
一人逃死萬家受殃大有間矣庶幾上不愧皇天下不  
愧夷齊哉自惠觀之君子非殺身成仁之為難從容就  
理之為貴耳記曰所貴勇敢以敢行禮義也豈以慷慨  
殺身然後為成仁耶滂年二十一當世變極否之時正  
當綠葉紫莢春韭夏菘可以樂飢而何乃通賓客騰聲  
譽此豈括囊無咎之義哉考史滂初辟於黃瓊瓊有農去  
草之志後用於宗資資有汝南太守之號真不負孝廉四  
行之薦矣然當是時如蝸如蟻如涕如露豈可以一黃  
障江河哉老子曰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避世避地以



待天下之清而已吾嘗謂滂之攬轡不若投笏之為清  
滂之抑李頌不若絕劉毅之為智與其托仲博以養老  
母不若躬盡菽水之為權與其歸黃泉以從龍舒不若  
復求壽考之為孝與其夸杜齊名不若徐穉子之不答  
國事與其首陽同葬不若申屠蟠之自為傭人嗚呼此  
聖賢有守死善道之訓也君子可不篤信好學哉

### 孔褒一門爭死

按史侯覽深怨張儉刊章捕之而儉亡命困迫墜門投  
止儉蓋有以激之矣奈何亡抵孔褒而致褒之殘破耶  
昔魏齊遠死虞卿解印李布逃亡宋家甘罪然皆未嘗  
嫁禍於人也張元節顛沛假命天下憐其壯志而爭為  
之一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家不特一

孔褒也史謂儉之賢而吾謂儉乃國之妖孽也人之不  
賊也夫事不逃難死不逃刑大丈夫之事也儉欲免一  
身之死而貽數百家之害於心忍乎故吾謂張儉之亡  
命不若范滂之詣獄范滂之係獄不若申屠之見幾抑  
愚又有說焉孔褒以彼來求我而爭死孔融以保納舍  
藏而爭死其母以家事任長而爭死此於兄弟之情厚  
矣於朋友之好篤矣然賢者過中之行豈大中至正之  
道乎然則為褒者如之何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儉之  
止抵拒之不可泄之不可直當論以禍福使南走越北  
走胡或自擇所主可也而奚必為友死哉

### 胡廣中庸

中庸之道其大矣乎必有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之勇



以為從入之門方能造闢與胡伯始何人而擅中庸之名乎今考唐續楊雄虞箴章去為天下第一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故史啟稱之陳蕃重之蔡邕頌之真若以為盡中庸也自愚言之祖宗故事宦官不與政至和熹太后不接公卿始以宦官為中常侍廣果能縛達故事蓋不以是匡止而乃與中常侍丁黨婚姻且處曹節王甫之變唯喏而已夫豺狼不可為隣狗彘不可為親何廣之下流至此哉且夫君臣之義朝章莫大也廣歷事四帝周流六公雖定策大議亦曲從以梁冀而不能發餅中進毒之奸故李固與書曰以吉為凶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然則在當時已有公論矣安在其為明鮮朝章乎仲尼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其廣之謂矣

### 鴻都門學

王者以教化為隄防以賢才為楨榦學校之設所以正教化而養賢才也東都之興自光武設大學章帝立東觀有辟雍之講有白虎之議故其後人才輩出往往多節義正直之士亦足以驗教化之盛人才之衆矣靈帝夫何為者而復設鴻都門學今考其所取者乃樂松賈護所舉多無行趨勢之流不過能文賦尺牘烏篆而已此楊子雲所謂雕虫刻篆壯夫不為者也若英主見此輩必將式夷式已終身不齒夫何靈帝不惟不斥逐之而且又崇尚之往往入為尚書侍中出為刺史太守甚至封侯賜爵者皆鴻都人也於是諸生競利作者鼎沸



連偶俗語有類能優而士風於此大壞矣社稷安得不  
虛哉

### 宣陵孝子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無二本故人之生必厚於父母  
而薄於他人此理勢所必然也墨子愛無差等孟子以  
為其流入於禽獸蓋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之悖德也  
漢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然則所生  
父母將何如其為孝耶豈一本而為二致乃干祿希寵  
之捷徑正吾道之異端執左惑衆者也以王法論之正  
當斥逐遐方以為亂法之戒而靈帝反優禮之有太子  
舍人之命良可哂哉愚謂此曹必素結中官無階仕進  
故托為此舉而中官得因是汲引以希富貴歟嗚呼太  
子舍人之職非小也宜搜選名儒光輔台德豈有丘墓  
凶醜之人而可以當此名器之清要哉于時祭邑之奏  
辭氣嚴明靈帝不此之聽而但改為丞尉焉其亦昏之  
甚矣國家安得不亡

### 何進召外兵

東京不任三公而其後權移宦者至安順則寇任益堅  
如護心腹連桓靈則根據已成日益猖熾矣于時賢人  
君子進則不容於朝退則不容於野此誠神人之所共  
憤王法之所宜誅也然自古必設閹宦以通內外之言  
安可殄滅之無遺種乎何進高居大將軍之位總皇威  
握兵要龍驤電步高下在心若一聲一二元惡速發雷  
霆行權立斷一獄吏足矣此猶鼓洪爐燎毛髮也奈何



漢唐通鑑卷之十三  
漢明之世  
進聽袁紹之繆策背陳林之嘉謀委擇利器更徵外助  
大兵會集強者為雄此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也曾  
未幾何事機先露伏尸省下方猛將多向京城於是  
見殺張讓而有廢帝弒后之董卓來矣先儒謂飲烏喙  
而致疾也其進之謂乎

董卓申理黨人

昔漢祚凌夷官官用事宗社有綴旒之危宰相非補衮  
之具董卓地兼刑勝手握兵鈴顛而不扶禍則斯昌與  
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  
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  
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入肆剽虜以極虛求兆庶困窮  
生塗草莽之上衣冠凍餒以死倚墻壁之間然則卓之窮

凶極惡不可以人理論矣顧於黨錮諸賢上疏申理豈  
良心終不可泯絕耶蓋自古篡亂之臣必先仗義執言  
以收天下之心故田氏以厚施王莽以下賢背此類也  
然則卓之申理黨人乃姦椎竊國之故智也夫豈憚遺  
一老以守我王哉不然何伍瓊周忠袁隗皆以賢而殺  
之盧植皇甫嵩荀攸皆以賢而貶之哉未幾神質王允  
之誅天假呂布之手毋妻屠戮骨肉灰煙宜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四

山東起兵討卓

屏石戴璟著

董卓廢帝弑后劫遷天子殺掘諸陵燒焚宮廟虜畧人  
 民驅徙數百萬口死者不可勝計馴致海內大亂帝室  
 板蕩卓之罪不可勝誅矣關東州郡皆起兵討之推袁  
 紹為盟主豈非所謂勤王之師以順討逆者乎然愚以  
 為卓之罪不可勝誅而紹之罪亦不可勝誅也何也卓  
 固頑悍不可使之將然非紹唱誅宦官之謀而有詔召  
 之卓豈敢與晉陽之甲乎逮卓也闕下不奉詔卻兵無  
 君之心已形於此矣鮑信勸紹誅之又隱忍不果馴致  
 廢嫡立庶按劍叱紹而紹不能以死力爭逃奔冀州亦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